

2002

获奖优秀小说

HUOJIANG
YOUXIUXIAOSHUO

2 0 0 2 年 度 获 奖 优 秀 小 说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2002

获奖优秀小说

HUOJIANG
YOUXIUXIAOSHUO

版面设计:陈 豪
封面设计:李志强
责任编辑:何进新

2002 获奖优秀小说

出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发行: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: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印张:14
插页:6
字数:45 万
版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000 册
定价:20.00 元

ISBN7-80647-168-5/I·147

编辑前言

近些年，文学是有一个好的环境，尤其是小说、散文，很多风格各异的好作品接连不断冒出，这是读者和作者的幸事。从去年以来，纯文学作品在读者群中开始抬头，悄悄地走出被冷落的低谷，这便是值得庆贺的事情。此事此刻，我们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品编辑，立感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们只能在文学的这块土地上，更加勤奋地耕耘。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，将本年度最好的作品，奉献给读者。

这套丛书上半年出短篇小说卷、散文卷，下半年出报告文学卷、诗歌卷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在观念上，将前卫和传统一视同仁；在艺术上，尊重娴熟，不薄创新；在风格上，注重多样性；在题材上，热点冰点一齐上；在作者上，推新人不忘名人。我们力求选出该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力作，充分展示文坛的最新动态和变化，使读者在我们的选本中能感知时代跳动的脉搏。

我们认为，一个好的选本应该经受读者的评判和时间的考验，那就请读者和时间来为我们的选本裁判。只要读者能在我们的选本中感受到一些乐趣与益处，我们就会感到心慰。

当然，由于我们编辑力量和水平所限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我们的工作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，希望有更好的更多的选本出现，我们也寄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。

还乡者

·马叙·

1998年旧历年底，薛小司从外地回来。薛小司回家时什么都没有，像当年出去时一样，两手空空。薛小司是1990年3月份（春天）离开三口镇的。1990至1997年，整整八年的时间里，薛小司没回过一次家。薛小司1990年离开时二十三岁，至1998年返乡时已是三十一岁了。

薛小司坦然地走在小镇的惟一一条街道上，邮电所、粮管所、供销社、杂货铺、碗店、木工铺、南货店，这些还是老的招牌，有几家还是老的售货员，这些，都令薛小司眼熟。薛小司这样一直走，然后拐了一个弯，到了自己的家。薛小司进家时，薛小司的母亲正在包过年的粽子。薛小司说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薛小司的母亲抬头看了看薛小司。薛小司说，妈，我是薛小司。薛小司的母亲终于说，薛小司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薛小司说，我回来了。薛小司母亲说，你在外这么多年，你都干什么呢？薛小司说，我做生意。薛小司母亲说，你挣了多少钱？薛小司说，我没挣钱，我到现在为止，只混饱肚子，一分钱都没有。薛小司母亲说，那你回来干什么。薛小司说，我没钱，我才回来，有钱我就不用回来了。薛小司母亲说，你这条狗，也不想家里的贫穷。薛小司为难地说，我挣不到钱，我有什么办法。

薛小司继续往屋子里走，把母亲撇在了身后。薛小司的父亲靠在椅上，跷着二郎腿看着薛小司进来。薛小司的父亲说，小司，你出去几年了？八年了吧？薛小司说，你知道了还问我。薛小司父亲说，你这八年，在外面，都学会了什么？薛小司说，我能学会什么东西，我是你的儿子你能不知道吗？薛小司父亲从椅子上站起身，说，我想，这八年来，你是学会吃喝嫖赌了。薛小司提高了声音，说，我刚回到家，你也不问问我其他的事情，却对我猜七猜八！薛小司的父亲根本不在乎薛小司的叫嚷，说，那你在外面干什么，一分钱也没带来，两手空空的跑回家，三十一岁了，还好意思！薛小司说，你看你看，我刚一回家，你们就这样看我，我要是挣了十万块钱回家，我就是你们的爹了。薛小司的父亲吼了一声。你是狗！一条吃喝嫖赌的狗！薛小司说，我是狗。

薛小司的身上确实一分钱也没有。第二天，薛小司硬着头皮向他母亲要了几十块钱。薛小司要钱的时候，母亲的脸色很难看。出外闯荡了八年整的薛小司，回家还得低着头向母亲要钱，薛小司自己的心里也不好受，但是又不得不向母亲要钱。薛小司拿到了几十块钱后，心里马上就舒畅了许多。薛小司揣着这仅有的几十块钱去逛街。薛小司在街上闲逛的时候，遇到了几条肥胖的狼狗，薛小司想起父亲骂他的那句话，你是狗！一条吃喝嫖赌的狗！薛小司想，要是真的是一条狗倒好了，至少比人随便自由得多了。因兜里还揣着几十元钱，薛小司逛街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，三口镇一条不长的街薛小司很快就逛完了。熟悉的街道、店铺也多少有一些陌生感，譬如售货员的新面孔，店眉的铜字招牌等等，在过去就不曾看见过。薛小司逛完了街才知道自己不仅仅满足于这么单调、无聊的逛街过程，难道自己这次回来仅仅是为了这么逛街吗？肯定不是的。薛小司接下的事是找一找过去的哥们，这对这次回家的薛小司来说，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。

事。

薛小司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吴作了。

薛小司顺着一条小巷往里走，找到了吴作了的家。吴作了看到薛小司，很吃惊。薛小司说，我回来第一个就是到你家。吴作了总算定了神，说，我难道不认识你薛小司吗，你在外面这么些年，肯定发大财了。薛小司说，发什么狗屁大财！我现在口袋里是没有一分钱。吴作了说，那你这么些年都在外作什么了？来来去去就这么一个人？薛小司说，那你呢？这七八年都怎么了？吴作了笑了一下，说，还能怎么，干老婆，生孩子呗！薛小司听了吴作了的话，大笑起来，说，吴作了，你怎么这样呢，这七八年就这样过？吴作了霎时间看出了薛小司的揶揄，泄了气，脸不禁红了起来，说，我怎么能跟你比呢，你在外面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薛小司高兴地说，你要是走外面瞧瞧，不挣钱也心甘。吴作了说，薛小司，我还是佩服你呀，我是一直不敢出去呀。这时，薛小司居高临下地说，你如果想去，过了年我带你出去。吴作了吃了一惊，想不到薛小司竟要带自己出去。薛小司看着吴作了吃惊的表情，又说，不去就算了。这时吴作了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下子能决定得了的。薛小司说，你看你，这副模样，天天在家干老婆，有什么出息。吴作了小心地

反正我要多想想。薛小司说，还想什么，过了年，就可出去了。不是吗？吴作了经薛小司这么一说，那颗松弛了的心，又忽地提了起来，吴作了试着否定说，我要是不去呢？又说，我想我是去不了的。薛小司说，狗屎！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在外面尽你吃，尽你喝，还有女人可以挑。吴作了说，反正这几天我要认真想一想这件事。薛小司说，你狗日的，你干老婆的时候也要想一想？吴作了沮丧地说，也要想一想的。薛小司沉默了一会，对吴作了说，吴作了，八年前，你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会变得这样了呢？吴作了失望地说，我怎么知道呢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。

薛小司正想离开吴作了的家时，吴作了的老婆牵着一个孩子回来了。薛小司不认识吴作了的老婆，吴作了老婆也不认识薛小司，吴作了向双方相互地介绍了一下。吴作了老婆说，你在外八年，够不简单了。薛小司说，这有什么呢，我又没挣到一分钱，只不过来来去去轻松了一些而已。吴作了老婆听了薛小司的话，没有了刚才的认真劲，笑了起来。吴作了的老婆显然表示了对薛小司的蔑视。薛小司也明显地看出了吴作了老婆对自己的蔑视，就对吴作了老婆说，吴作了刚才说了，过了年我俩一块出去。吴作了老婆吃了一惊，问吴作了，吴作了，你要跟薛小司去？吴作了显然被薛小司弄了个措手不及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吴作了老婆就高叫起来，薛小司，你想把吴作了带出去，没门！薛小司说，我没拉他去。是他自己要求跟我去，他说过了年就跟我走，不信你问吴作了。吴作了老婆转向吴作了，说，是你自己要跟他去的吗？这时吴作了竟鬼使神差地说，是的。吴作了刚说了这话，薛小司就离开了吴作了一家三口子，又回到了街道上来。

薛小司继续无聊地逛街的时候，想着刚才在吴作了家中的这件愉快的事情。这样一来，吴作了肯定会出去了。薛小司快乐地想，三口镇哪个不想出去呢，男的想出去当嫖客，女的想出去当妓女，只不过没有直接说出来而已。薛小司又想起了父亲骂自己的话，你这条吃喝嫖赌的狗！谁不想做一条这样的狗呢？薛小司这次的逛街比刚才逛街的感觉要好了许多。薛小司想，接下去还要找哪几个人呢？薛小司几乎把所有熟悉并原来关系较密切的人都排了出来，李胜长、李南风、李荣兴、李巧克、李单东、张邦新、张新风、刘三起、薛大奇、薛友中、杨松华、李良夫、林连三、单金鹏、陈强、陈东人、陈启飞；薛小司继续想下去，就想到了几个女的名字，李莲莲、叶三春、叶可胜、黄会菊、陈玛莲、林蔓莉、高玫瑰。薛小司想到女的名字时，心里有些微微的兴奋，薛小司想，自己毫无疑问是喜欢女人的名字的。薛小司从

能想到的女人的名字中挑出一个高玫瑰。薛小司对高玫瑰还有很好的印象，但薛小司判断，现在高玫瑰与以前的高玫瑰肯定会有很大的出入，过去的高玫瑰是比较安静、好奇的，但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，这对薛小司还是一个悬念。

薛小司 1990 年离开三口镇以前一直想追高玫瑰，但与高玫瑰的关系仅仅到说说话为止。而薛小司的另一个哥们也同时追高玫瑰，不久那个哥们就宣布已追到手。那个哥们就是刚才薛小司排列出来的众多名单中的一个，单金鹏。有一次单金鹏向薛小司描述自己追高玫瑰搞高玫瑰的细节。单金鹏得意地描述了如下细节，单金鹏与高玫瑰同坐床上，两人都穿着棉毛衣裤，单金鹏说，高玫瑰，我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，我今后是不会呆在三口镇的。高玫瑰说，那你以后要到哪儿去？难道要到上海或北京去？单金鹏说，我会先到杭州，有可能还要到广州、深圳去，但也有可能会到北京去。高玫瑰说，你去那些地方干吗？单金鹏说，去挣钱，闯世界呀，就是死在外面也比活在三口镇强。高玫瑰说，单金鹏，你真有魅力啊。单金鹏说，我挣了钱，就回来娶你。高玫瑰笑着说，你还没挣到钱呢，就说这话。高玫瑰一笑，胸脯就乱颤了几下。单金鹏这时觉得自己忽地全身的热血就起来了。单金鹏心里一横，说，高玫瑰，我现在就想干你！高玫瑰听了猛地一怔，在这当儿，单金鹏就乘机干了高玫瑰。现在薛小司想到这个细节，也不禁觉得热血涌动。薛小司觉得很奇怪，迄今为止，自己已不止一次想起过这个淫荡的细节。薛小司知道，单金鹏自那次向高玫瑰夸下外出闯世界的海口后，却一直呆在三口镇，他在这之间曾去过一次县城，但仅呆了一个月不到就回到了三口镇。薛小司估计，这样一来，高玫瑰就会对单金鹏彻底地失望了。

去找高玫瑰之前，薛小司决定先找一找单金鹏。单金鹏的屋子很乱，薛小司一看就明确地知道单金鹏目前的生活状况。尽管

薛小司自己现在不名一文，但相比之下，单金鹏的情况肯定比自己更加糟糕。薛小司大声地喊出了单金鹏，而单金鹏的状态确实是在薛小司的预料之中。薛小司说，单金鹏，这些年来就这么过么？单金鹏蔫蔫地说，还能怎么过呢？就这么个过呗。薛小司说，你曾吹嘘去哪儿哪儿。到头来还是这个样子。单金鹏无奈地说，我能去得了什么地方呢，我反正只能这么过了。薛小司说，你知道，当年你追高玫瑰的时候，我还打心底里羡慕你呢。单金鹏泄气地说，唉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它干吗呢。薛小司说，我在外面这么多年，还会经常想起你与高玫瑰的这件事。单金鹏说，这么说，你还是想着高玫瑰的，可是在当时我已经把高玫瑰干过了。单金鹏这样说的时候，眼睛发亮，露出了明显的得意和有点瞧不起薛小司的神情。薛小司也看出了单金鹏的神情。连忙说，你向她夸下了海口，却还是这副样子，她肯定早已瞧不起你了。薛小司这样一说，单金鹏又回复到原来的那种神态中去了。单金鹏说，你不要呆在这里了，你现在就去吧。单金鹏说完了这句话，重又回到他那乱糟糟的屋子深处去了。这样，薛小司也只得离开单金鹏这里去找高玫瑰。

薛小司找到高玫瑰时简直认不出了高玫瑰，而高玫瑰却是一眼就认出了薛小司。高玫瑰坦诚地说，八年没见了，你一定认不出我了吧。薛小司也实话实说，是的，想不到你现在这么胖。高玫瑰说。我都三十岁了，不长胖才见鬼呢。薛小司说，你老公呢？高玫瑰格格地笑起来，他要年过了才能回来呢。薛小司说（薛小司想起了当年单金鹏对高玫瑰夸下的海口），你究竟还是找了一个在外闯世界的丈夫，你的理想是实现了。高玫瑰又大笑起来，说，薛小司，你在外面这么些年，都干了些什么呢！薛小司知道高玫瑰也会问这些千篇一律的事情，薛小司只得如实告诉高玫瑰说，什么都干过，踏人力三轮、建筑工、补鞋、修自行车，都干过。高玫瑰说，就没干过缺德的事吗？薛小司只得再次如实

相告，说，干过。高玫瑰说，干过什么？薛小司说，偷自行车，偷建材。高玫瑰说，还有呢？薛小司说，还有睡别人的老婆。高玫瑰说。哈！薛小司，你还真的吃喝嫖赌什么都占全了。薛小司说，我刚到家时，我父亲骂我是一条吃喝嫖赌的狗。高玫瑰说，你还真是一条狗。薛小司说，狗比人好，比单金鹏要好。高玫瑰说，你怎么提单金鹏呢？薛小司这时有点得意，觉得这样一说，竟提起了高玫瑰对单金鹏的回忆。薛小司估计，高玫瑰对单金鹏的回忆肯定会是不愉快的。但高玫瑰却并没有多少情绪表现。薛小司根本就无法看出高玫瑰的高兴与否。过了一会。高玫瑰说。三口镇终于有了几个出去闯荡的人。薛小司说，吴作了过了年后也将跟我出去。高玫瑰说，这肯定是你鼓动的，他这么软弱的人其实是不应该出去的。薛小司说，我看没有应该不应该的，出去了就出去了。高玫瑰说，我想，他连学坏都不会。薛小司说，你是喜欢坏的吗？高玫瑰说，能这么简单吗？薛小司说，你是心虚。高玫瑰说，我心虚什么，你看我的身体，这样胖。薛小司这时放了一个屁，很响亮，薛小司这时听着自己的屁大笑起来。高玫瑰说，薛小司，真想不到你还是这么一个粗鲁的人。薛小司说，我是一条狗，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放屁。高玫瑰这时也不禁大笑起来，说，你真是一条狗，这么粗鲁、下贱！薛小司说，在外面游荡长了的人都是一条狗，你老公也是一条狗。高玫瑰还在笑。这时，薛小司伸手推了她一下，她突然止住笑跳起来高叫了一声，干什么？！薛小司又推了她一下，这下高玫瑰不动了，放低了声音说，干什么呢？薛小司想起了单金鹏当年说过的话，就说，干你！高玫瑰突然全身软了下来，说，你干吧。但是，薛小司突然止住了动作，没有下文，靠在了床上。过了一会，薛小司说，当年单金鹏也是这样干了你？高玫瑰说，那条癞皮狗他怎么对你说了？他根本就没挨过我的身子！薛小司说，那么说，他说的是假的？高玫瑰说，他连外出的勇气都没有，他还想挨我的身子？薛小司说，

2002 年最佳短篇小说

xujiaduanyipianxiaoshuo2002

他去过县城。高玫瑰说。狗屁，县城算什么地方。薛小司终于说，狗日的，单金鹏骗我骗了整整九年！

薛小司从高玫瑰那里出来时，情绪很差，薛小司想，狗日的，单金鹏骗我骗了整九年！薛小司反复地这样想。薛小司再次来到了单金鹏家里，单金鹏说，你把高玫瑰干了吗？薛小司说，你狗日的单金鹏，你骗我骗了整九年。单金鹏说，我知道你是那么流氓，知道你想干高玫瑰想了整整九年。薛小司突然恶狠狠地说，单金鹏，过了年你就跟我出去。单金鹏说，我不去。薛小司说，你不是一直想干高玫瑰吗？你不出去你永远别想挨到高玫瑰的身子。单金鹏说，我不信。薛小司说。哪怕你赚不到一分钱，哪怕你精赤条条地回来，高玫瑰也是喜欢的。单金鹏这时逐渐放弃了拒绝，单金鹏确是一直想着高玫瑰的。单金鹏一直想得很下流，但单金鹏不知道高玫瑰是真的喜欢出外闯世界的人。薛小司终于吊起了单金鹏的志气，单金鹏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单金鹏说的与吴作了说的的是一个样，吴作了也这样说，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。薛小司说，还想什么呢？过了年走就是了，等你年底回来，就可搞到高玫瑰了。过了一会，单金鹏忽然又说，我不走了，过了年也不走了。薛小司说，连吴作了都要走，你怎么不走呢？单金鹏怀疑地说，吴作了怎么会走呢？吴作了肯定不会走的，他还有老婆、孩子呢。薛小司说，你不信吗，他可是真的要走。单金鹏说，我不相信吴作了真的会走。薛小司说，我们到吴作了那里，让他自己亲口对你说。这样，薛小司就和单金鹏一起来到了吴作了的家里。

两人到了吴作了家里，吴作了正在跟老婆吵架。薛小司与单金鹏听了好一会。还没听出他们是在吵什么。待两人不吵的时候。薛小司趁机对吴作了说，我说你过了年出去，单金鹏不相信。单金鹏问吴作了，你真的过了年就出去？吴作了想了想，说，是的，我都跟薛小司说过了，过了年我肯定出去的。单金鹏说，

你有老婆、孩子，你不再想想吗？吴作了说，我想过了，我跟老婆也这样说，过了年我就出去，刚才跟老婆就是为这事吵架的。这时，吴作了老婆插进来骂道，薛小司你这条狗，你就是一心一意想把吴作了带坏！薛小司说。我是狗。但是他们要跟我，他们也已经成了狗了。吴作了对他老婆说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是我走定了，过了年我一准走。这样一来，吴作了真的铁了心要走了，吴作了想不走已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从吴作了家出来的时候，薛小司问单金鹏，单金鹏，我没骗你吧？单金鹏点点头说，想不到吴作了还是真的要走。薛小司说，呆在镇里干吗呢？世界总是外面的大，而且回来你还可以追高玫瑰。单金鹏终于说，我还要再想一想。薛小司知道单金鹏已基本同意了。

薛小司又重新一人回到了街上，薛小司随口唱起了一支很俗气的流行歌曲，太阳出来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。歌声唱给我妹妹听呀，听到了歌声她笑呵呵……薛小司终于摸着那口袋里惟一几十块钱进了一家小酒馆。薛小司简单地要了一些小菜，心情舒畅地独自喝了起来。这时一个姑娘端着一盘炒猪肝过来。薛小司叫住了她，说，不想到外面去吗？姑娘小声地说，我是不敢出去的，爸妈要骂我的。薛小司说，爸爸妈妈你怕他们什么呢？你要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姑娘说，我还是要听爸妈的话的。薛小司说，其实你自己是想出去的，是不是？姑娘点了点头就走了。薛小司一边喝酒一边高兴地想，狗日的三口镇，这里的人还真的都想出去呢，至少今天遇到的吴作了、单金鹏，还有酒馆里的这个姑娘。都是想出去的人，还有那些没出去的人，他们又何尝不想出去呢。薛小司慢慢地吃完了猪肝，吃完了炒槐豆，又吃完了炒蛰子、猪大肠，喝完了四两老酒，觉得比刚才更加地愉快。这时，来了一个薛小司认识的人，李良夫。李良夫首先看到薛小司，李良夫认真地看了一下薛小司，待认定是薛小司后，

就随即向薛小司打招呼，这时抬起头的薛小司也认出了面前的人是李良夫。李良夫随即坐在薛小司的对面，两人一起喝酒吃菜。这样，薛小司只得继续喝酒、吃菜。李良夫说，薛小司，你八九年了，才回来一次。薛小司说，一回到三口镇，我就觉得闷。李良夫说，你也有点像大地方人，像上海人了，这样看不起三口镇。薛小司说，这里没地方可去啊。你看，在小酒馆里也能碰到熟人。李良夫说，这样不好吗？薛小司说，我没说不好，我只是觉得闷。李良夫说，你真的是好像不是三口镇的人了。薛小司说，我还是三口镇的人，我这次来，要带一些人出去的。李良夫说，你在外面办厂开公司吗？薛小司说，没有没有。李良夫警惕地说，那还带人出去？薛小司说，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想去的。李良夫说，真的吗？薛小司说，真的，他们确实自己想出去。两人喝了一会儿，薛小司郑重其事问李良夫，李良夫，你曾经想过要出去吗？李良夫说，我能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在三口镇活得好好的。薛小司说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去呢？李良夫如实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薛小司说，我知道你也是想出去，你呆在三口镇干什么呢，在外面，就是不挣钱，也会像一条狗那样自由快活。李良夫说，薛小司，你把自己比作狗？薛小司愉快地说，狗不比人好吗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李良夫终于赞同地说，是啊。还真的是狗好啊，想去哪，就去哪。薛小司趁机说，那么你怎么不出去呢？但是李良夫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出去的引诱。后来李良夫说，无论如何。我是不会出去的。薛小司对李良夫的劝说最终以失败告终。但最后的酒钱结账是李良夫结的，这样，薛小司又节省了几十块钱。薛小司猜测，李良夫是硬在嘴皮子上，他的心里其实是想走的，是想出去的。薛小司是从李良夫赞同狗比人自由这一点去猜测判断的。

薛小司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父亲恶狠狠地说，我说过了你是一条狗，你还真的是一条狗，回到家也呆不住，在三口镇上到处乱

甯。薛小司说，我不会在家里在三口镇长期呆下去的，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的。薛小司父亲说，你去三口镇上看看，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生活、做人，谁像你这样？薛小司说，谁不像我这样呢？整个三口镇的人都想像我这样，都想当一条这样的狗。薛小司父亲说，你出外九年，回家来却身无分文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薛小司说，你知道我在多少个城市里呆过吗？温州、杭州、上海、苏州、洛阳、郑州、石家庄、保定、北京、哈尔滨，还有广州、海口、南宁、桂林、柳州、昆明、曲靖、个旧、乌鲁木齐、喀什。这些城市他们都到过吗？他们没有到过，你也没到过，可我都到过了。薛小司的父亲说，薛小司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想气死我吗？薛小司说，反正我是不会呆在三口镇的。薛小司父亲说，你也不看看我与你妈过得这样苦。可你却这样不孝。薛小司说，过了年，我就出去，还有吴作了、单金鹏也一块去。薛小司父亲说，想不到你还要害他们。还要害这个三口镇上的其他人。薛小司说，还有许多三口镇的人都想出去。薛小司父亲终于失望地说，你这条狗，走到天边都是吃屎的。薛小司也终于终止了与父亲的没有一点成效的争吵。

薛小司想，三口镇啊三口镇。还有多少条狗将要出去呢？

薛小司等待着这个沉闷的旧历年快点过完，快点离开三口镇，到时候，自己将又是一条快乐的狗了。到时候，还有另外两人一块离开三口镇，吴作了、单金鹏，有了这两条作伴的狗、自己这条狗就更加地快乐了。

三棒槌

· 阎连科 ·

酷冷的冬天，缸冻裂了，地也裂了，榆树、椿树、桐树、槐树都冷得叽哇乱叫。猪不吃食。猪食倒进槽里就成了冰凌。人的饭碗，一离开手，搁在桌上，碗底儿就和桌面结在一块了；搁在地上，再用力一拔，碗底上便带起一圈冻土。就是这天，有一个看守通知石根子到审讯室里受审。从狱房到审讯室要走好远的路，像趟过一条长长的冰河。石根子住的是重刑狱房，六平方米，有张木床，床上的稻草有一丝厚暖，看守进来的时候，他正在床上围着被子暖和，也斜一眼那矮个儿看守，他说：

“又要审呀。”

看守说：“是对你好。”

石根子说：“翻来倒去，不就那么几句话嘛。”

看守说：“快走吧你。”

石根子离开木床的时候，稻草扯着他的衣裤，他朝床腿踢了一脚，说：“我又不是不回来！”狱院冷得奇异，地上的裂缝比指头还宽。在污白的天下又黑又深。石根子一出门，被冷在脸上打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我操你妈，这天。”就走在看守前面，往审讯室里去了。手铐在手腕上像对冰镬儿，脚上的镣铐，起先在被里冷得温顺。这时亦被寒冷弄得酷寒叮当，一路响亮，像乐器

一样。石根子看着那青硬的声音，在他脚前停一下，又落在他身后和看守面前，蟒蛇样，窜来窜去。他想，李蟒呀，你厉害，你厉害不也经不起我三棒槌砸嘛。想起那三棒槌，石根子脚下的镣铐慢慢活蹦乱跳起来，舞蹈一般，脚跟儿轻得生风，脚尖儿像风中的树叶。

媳妇说：“根子，李蟒说今夜儿还让我过去。”

石根子望着媳妇，看见她脸上有层愁容，想说啥，却没说啥，端着空碗，从自家瓦屋出来，盛了汤饭，到大门外边去了。石根子蹲在门口石上吃饭，媳妇又端着饭碗出来，往四下瞅瞅，蹴在他的身边。

“去吗？你说。”

石根子往村口眺望一眼，看见落日铺在那儿，村里人都端着饭碗，碗里盛着落日，还有他们身后的一幢楼影。那楼房就是李蟒家的，是村里的第一幢楼房，模样在整个耙耧山脉都十分新异，二层的房坡上用了黄色铜瓦，古味，古形，是官房上惯常用的那种，四角檐翘，还挂了风铃。墙外都用南方瓷砖镶了，墙里用的不是灰涂，而是白漆，能照见人影。李蟒是做药材生意暴的，暴得像一根柳枝，冷丁儿成了房梁一样，在村里顶天立地，唤雨呼风。石根子媳妇是做姑娘时候和他熟的，这桩春事满世界无人不晓，后来她从十八里外嫁到刘家涧来，又和李蟒合在一起。石根子说：“不在一块不行？”他媳妇问：“你这三间瓦屋是咋样盖的？”石根子无言以对，朝自己脸上打了一个耳光，骂：“石根子，我操你祖宗呀，你活着干啥哩！”便抱头蹲在地上，默得死去活来，天长地久。

只能随缘顺命罢了。

如此过了八年，他做了八年乌龟王八，到李蟒有了新的喜爱，当了啥儿委员，事情似乎早已结了，各自的孩娃都已上学，